

功能性译者风格视域下《骆驼祥子》 英译本祥子形象重塑研究

——金译本与施译本的对比分析

储怡馨

长江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北 荆州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11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13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23日

摘 要

本研究以功能性译者风格理论和副文本理论为框架, 对老舍《骆驼祥子》的两个英译本——伊万·金(Evan King) 1945年译本(金译本)和施晓菁1981/2004年译本(施译本)进行对比研究, 旨在探讨两位译者在重塑主人公祥子形象时所展现的功能性风格差异。研究从副文本策略(书名、封面、序言)、人名译法、词汇链与语义场四个维度展开。研究发现, 在副文本层面, 金译本通过意象置换和迎合西方读者视觉期待的封面包装, 构建了一个符合西方读者阅读期待的叙事框架; 而施译本则通过忠实的副文本元素引导读者认识原著深刻揭示社会现实的叙事本质。在文本层面, 通过语料库分析, 研究指出金译本的语义场整体偏离值(0.441)显著高于施译本(0.360), 其风格差异主要体现在系统性地削弱了“受压受困”语义场, 并放大了“精神沦落”语义场, 最终塑造出一个与原著批判意图存在方向性偏移的、更侧重个体悲剧的祥子形象。

关键词

功能性译者风格, 人物形象重塑, 语料库, 《骆驼祥子》, 副文本

A Study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Xiangzi's Image in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Camel Xiangz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unctional Translator Styl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Evan King's and Shi Xiaojing's Versions

Yixin Chu

Abstract

Framed by the theory of functional translator style and Genette's (1997) paratext theory, this study conduct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wo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Lao She's *Camel Xiangzi*—Evan King's 1945 version and Shi Xiaojing's 1981/2004 version—to examine the differences in functional style the two translators display in reconstructing the image of the protagonist Xiangzi. The analysis proceeds along four dimensions: paratextual strategies (title, cover, and preface), personal name translation, lexical chains, and semantic fields. The findings show that at the paratextual level, King's version, through imagery transformation and packaging that caters to Western readers' visual expectations, constructs a narrative framework aligned with Western readers' reading habits, whereas Shi's version, through faithful paratextual elements, guides readers to perceive the original work's essence of profoundly revealing social reality. At the textual level, corpus-based semantic-field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overall deviation value of King's version (0.441) is notably higher than that of Shi's version (0.360), with the stylistic difference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systematic weakening of the "being trapped and oppressed" semantic field and the amplification of the "spiritual degeneration" semantic field, ultimately shaping an image of Xiangzi that deviates directionally from the original's critical intent and places greater emphasis on individual tragedy.

Keywords

Functional Translator Style, Character Image Reconstruction, Corpus, *Camel Xiangzi*, Paratext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译者风格长期以来为语料库翻译学界所关注。Baker [1]、Saldanha [2]等人的研究通过语料库揭示了译者如何在原文与译文间传递风格特征，黄立波[3]、李德凤等[4]亦就老舍作品英译中的叙述话语与语言风格传递展开了系统考察。然而，上述成果多侧重于词句等语言形式层面，对译者在重塑人物形象等文学功能时所体现的风格差异关注相对不足。与此同时，语料库文体学以人物关键词为切入点，借助词汇衔接与语义场分析，已被证明是揭示人物形象建构方式的有效工具；将译者风格研究与这一人物分析方法相结合，既可突破语言形式层面的局限，又能为风格参数的选取提供文学功能层面的明确依据，从而增强研究的可比性与可复制性。

《骆驼祥子》以鲜明的地域文化与底层叙事，成为考察译者跨文化重构的典型文本，目前已有伊万·金、珍·詹姆斯、施晓菁、葛浩文等多个英译本及相应研究。就译者风格与翻译策略而言，黄立波[3]借助语料库考察了三个英译本中叙述话语的翻译，揭示了译者在叙事视角处理上的差异；黄勤、陈彦池[5]则以译者行为批评的“三位一体”评价系统为框架，对比了珍·詹姆斯与施晓菁两译本在乡土语言、隐喻翻译上的“求真务实”倾向及其社会动因。这些研究为理解《骆驼祥子》多译本差异提供了重要参照，但仍存在两点局限：其一，多以叙述话语或文化负载词的定性分析为主，缺乏对祥子这一核心人物形象重

构的量化考察；其二，对副文本框架与正文语义系统的整体联动关注不足，难以揭示译者风格决策在不同维度上的一致性逻辑。

针对上述局限，本研究引入李德凤等[4]提出的功能性译者风格框架。该框架将分析重心从形式参数转向文学功能层面的人物重构，为弥合语言描述与文学功能之间的鸿沟提供了可操作的路径；既有研究亦表明，译者的身份背景与意识形态往往是造成翻译风格差异的深层动因。据此，本研究以金译本[6]与施晓菁译本[7]为案例，将副文本框架分析与正文语义场量化比较相结合，从副文本策略、人名译法、词汇链与语义场四个维度，系统考察两译本在祥子形象重塑上的功能性风格差异及其成因，拟回答以下两个问题：其一，两译本在副文本层面如何为祥子形象的接受预设不同的阅读框架？其二，从人名译法、词汇链与语义场维度看，两译本重塑祥子形象的功能性风格有何异同？相较于既有研究，本研究将副文本框架预设与正文语义重构纳入同一功能性分析体系，为《骆驼祥子》英译研究提供量化的人物重构证据，并在历史语境中公允评价金译本的改写策略。

2. 理论背景

Genette [8]将围绕文本的周边材料区分为内副文本(peritext, 如书名、封面、序言)和外副文本(epitext, 如书评、访谈)。副文本通过预设读者的期待视野，在读者进入正文之前便开始框定人物形象的接受方式。本研究重点考察两个英译本的书名语义选择、封面视觉叙事与序言立场话语，探讨二者如何为祥子形象的接受预设了根本不同的基调。

李德凤的功能性译者风格理论，将译者风格的分析重心从形式层面的统计指标转移至文学功能层面的人物重构。在人物分析维度下，借鉴 Mastropierro [9]的词汇语义框架，将考察分为三个层次：人名译法关注人物称谓的英译策略对人物形象底色的影响；词汇链关注同一人物词汇在语料中的衔接网络，以及不同译本对这一网络的保留或打破程度；语义场以人物关键词为中心词，提取 L10:R10 范围内的搭配词，手工归纳四类语义场并计算各译本与原作的比例偏离值。三个层次从命名、衔接到语义分布层层递进，共同揭示译者在人物形象重塑上的功能性选择。本研究将副文本分析与功能性风格分析结合使用，前者揭示正文之外的框架预设，后者揭示正文之内的语义重构，两者共同指向同一核心问题：两位译者各自建构了一个怎样的祥子？

3. 研究设计

3.1. 语料库建设

本研究自建三个子库，各子库的基本信息如表 1 所示。原著子库以人民文学出版社版《骆驼祥子》[10]为底本，施晓菁译本子库采用外文出版社 2004 年修订版，金译本子库采用 Reynal & Hitchcock (1945) 年初版。三个子库均经过以下预处理步骤：(1) OCR 识别及人工校对，确保字符准确率达 99.5%以上；(2) 去除版权页、目录及注释等非正文内容，仅保留章节正文；(3) 中文子库采用 Python 结巴分词模块(jieba)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three sub-corpora
表 1. 三个子库基本信息

子库	版本/出版信息	词(字)数	备注
原著子库	老舍，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年版	135,334 字	中文，结巴分词
金译本子库	Evan King 译，Reynal & Hitchcock，1945 年	126,630 词	英文，AntConc 词元化
施译本子库	施晓菁译，外文出版社，1981/2004 年版	75,359 词	英文，AntConc 词元化

注：词数统计以 AntConc 全文词频列表为准；中文字数以结巴分词词符数计。

进行自动分词，分词结果经人工抽查校正；(4) 英文子库通过 AntConc 4.2 的词形还原功能(lemmatisation)处理，将屈折变化词形还原为词元，以保证搭配检索的全面性。

3.2. 分析维度与步骤

本研究分四个维度推进分析，各维度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第一，副文本分析。依照 Genette 的内副文本框架，逐一考察两个英译本的书名语义、封面构图与序言话语立场。书名分析重点关注原著书名核心意象(骆驼、祥子)在英译书名中的保留或置换；封面分析考察图像构图对主人公身份定位的影响；序言分析梳理译者明确表述的翻译动机与期待读者预设。

第二，人名译法统计。通过 AntConc 4.2 对两译本全文进行 KWIC(关键词语境)检索，统计主要人物英译名的所有写法及出现频次，以频次最高的写法为代表译法，列入表 3 进行跨译本对比。重点分析主人公“祥子”的命名策略对人物形象底色的语义影响。

第三，词汇链分析。参照李德凤的抽样方案，通过 AntConc 对原著子库检索“祥子”，共得含“祥子”的段落 60 个；每隔 28 段随机抽取 1 段，共 6 段，覆盖祥子人物弧线的六个关键叙事节点。在两个英译本中通过章节内容比对应定位对应段落，分析词汇链在形式层面(命名是否一贯)与语义内容层面(命名所携带的语义倾向是否与叙事语境产生张力)的双重差异。

第四，语义场分析。以“祥子”(及对应英译名)为关键词，将 AntConc 搭配跨距设定为左右各 10 词(L10:R10)，频率阈值设置为频次 ≥ 2 ，过滤功能词后提取实词。研究者在检索前依照表 2 操作定义将实词手工归入四类语义场，全部归类完成后经第二标注者独立复核，最终获得 Cohen's kappa = 0.81 (kappa ≥ 0.7 为合格, Cohen, 1960)。偏离值计算方法：对每类语义场，分别计算译本与原著在该场的词数占比之差(百分比)，取绝对值后累加，即为该译本整体偏离值；偏离值越高，表明译本语义场结构与原著的整体偏差越大。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英汉两种语言在代词使用上存在结构性差异：汉语叙事中人名可高频重复出现，而英语叙事规范倾向于首次提及后以人称代词(he/she)替代，这一差异会系统性地压低英译本中与人名直接搭配的语义场词汇总量，从而造成偏离值计算的数据偏差。本研究在偏离值计算前，对英译本语料进行了代词识别与人名还原预处理：借助 AntConc 的节点词上下文(KWIC)功能，人工核查祥子周边 50 词范围内代词 he 的指称对象，凡确认指祥子者，均将其恢复为对应人名，以尽可能消除语言类型差异对词频统计的干扰，提升汉英对比的信度。

3.3. 四类语义场操作定义

四类语义场的划分以“祥子是什么样的人”为核心标准，围绕祥子人物弧线的叙事维度展开归纳，遵循李德凤功能性译者风格框架的操作规程：语义场划分须以人物叙事弧线为依据，在检索前完成操作定义的预设，各语义场之间具有互斥性，同一词汇只归入一个语义场。其中，进取奋斗场与体能崇拜场对应祥子进城初期的积极形象；受压受困场对应外部剥夺力量对祥子的持续围困；精神沦落场对应叙事末端祥子被社会吞噬后的人格崩解。具体操作定义见表 2。

Table 2. Operational definitions of the four semantic fields

表 2. 四类语义场操作定义

语义场	操作定义	原著参考词(预设)
① 进取奋斗场	与祥子主动追求目标、渴望买车独立相关的词汇，语用倾向积极向上	买、攒、自己的车、力气、第一步、努力

续表

② 体能崇拜场	与祥子将身体/体力视为唯一资本相关的词汇，体现朴素的个人主义信念	高大、结实、健壮、精神、年轻、跑、直
③ 受压受困场	与外部力量对祥子剥夺相关的词汇，涵盖施害人物、剥夺事件及制度性词汇	被骗、失去、没了、兵、侦探、债、穷
④ 精神沦落场	与祥子精神崩溃、道德沦落、虚无主义相关的词汇，是精神沉沦的语言标记	完了、烂、混、不在乎、精神沉沦后的行尸走肉状态、凑合、随便

注：虚词已过滤；所有归类经第二标注者独立复核，Cohen’s kappa = 0.81 (kappa ≥ 0.7 为合格，Cohen, 1960)。

4. 研究发现与分析

4.1. 副文本层面：两种根本不同的读者框架预设

4.1.1. 书名：意象选择与人物定性

金译本书名 Rickshaw Boy 删去“骆驼”意象，以“Boy”定义主人公，弱化了书名与祥子命运主题之间的符号联系，转而以职业和年龄标签，将主人公呈现为面向西方读者的、直观可感的人物形象。“Rickshaw”(黄包车)的组合将主人公身份固化作为一种劳作工具的附属，强化了西方受众对中国劳工阶层的刻板认知。施译本 Camel Xiangzi 保留“骆驼”意象与音译人名，为读者预设了一种陌生化的阅读关系：祥子有自己的名字与中国语境的外号，需要读者进入文本才能理解他是谁。两种书名策略的根本差异在于：前者将祥子定性于读者期待之中，后者将祥子留给叙事本身去定义。

4.1.2. 封面与序言：视觉叙事与期待视野的定调

金译本封面以北京城墙、城楼为背景，祥子的形象被淹没于拉车人群之中，成为身份模糊的异文化人物符号，视觉叙事与 Rickshaw Boy 的书名互文，在读者翻开正文之前便完成了对祥子身份的第一次叙事定位。施译本封面以简洁红色底色为背景，居中嵌入聚焦祥子个体的黑白肖像，书名与作译者信息清晰列明，传递出严肃文学作品的学术立场，未采用突出域外景物的视觉构图。

在序言层面，金译本无独立序言，翻译立场通过大量文本西方化改写得得以体现，最典型的是改写小福子命运使其存活，而小福子之死恰是原著祥子走向精神沉沦的决定性叙事节点，改变了祥子走向沉沦的叙事逻辑。施译本序言由译者与老舍夫人胡絮青共同撰写，明确阐明祥子悲剧的社会根源，引导读者以深刻揭示社会现实的文学传统的视角进入文本。综合书名、封面、序言三个维度：金译本为读者预设了一个面向西方大众、通俗易懂的奋斗故事，施译本为读者预设了一个值得严肃对待的社会现实文本，这两种预设框架是理解两译本在正文语义场层面发生系统性偏移的必要前提。

值得注意的是，金译本(Rickshaw Boy)出版于 1945 年，时值二战末期，美国读者对中国题材的阅读兴趣主要集中在文化差异性与中国本土文化风貌本身，出版商 Reynal & Hitchcock 的市场定位客观上推动了译本向大众可读性方向调适。金译本的改写策略因此不宜简单归因于译者个人取向，而应置于战时出版业的商业逻辑与跨文化传播生态中加以综合评价，这是理解其翻译策略的必要历史语境。此外，珍·詹姆斯 1979 年译本明确以修正金译本的叙事偏移为翻译动机之一(黄勤、陈彦池[5])，亦从侧面说明金译本的改写性质需置于其特定出版年代加以理解。

4.2. 文本层面：祥子形象的功能性重塑

4.2.1. 人名译法：命名策略与形象底色

人名是人物形象最直接的语言标记，两个译本的命名策略差异悬殊。表 3 汇总了两个译本对主要人物名称的英译处理，所列译法均通过 AntConc 对两译本全文进行 KWIC 检索后统计得出。

Table 3. Comparison of personal name translations in the two versions
表 3. 两译本主要人名译法对照

原文人名	施晓菁译法	金译法(Evan King)	功能性差异
祥子	Xiangzi	Happy Boy	音译中性 vs.意译正价，后者为全书语义场偏移埋下根源
虎妞	Tigress	Tiger Girl	“Girl” 后缀弱化压迫性，削减受压受困场强度
小福子	Joy	Little Lucky One	金译正价命名，与改写其命运存活相互强化
刘四爷	Fourth Master Liu	Fourth Master Liu	两译本一致，无功能性差异
曹先生	Mr. Cao	Mr. Ts'ao	拼音体系差异，属历史语境制约，非个人风格

注：拼音体系差异(汉语拼音 vs.威妥玛拼音)属历史语境制约，非个人风格选择。汉语拼音方案确立于 1958 年，金译本成书于 1945 年，威妥玛拼音为彼时国际通行标准。

两个译本最核心的分歧在于主人公名称的处理。施译本首句即交代了音译的逻辑：This story is about Xiangzi, not about Camel, because “Camel” was only his nickname.金译本首句则以意译名开门见山：The person we want to introduce is Happy Boy. Happy Boy 由 happy 与 boy 两个语素构成，在语义层面主动赋予主人公乐观、无忧的性格基调，以直白的正价语义取代了原名“吉祥”与“行尸走肉”命运之间的叙事反讽。此外，Tiger Girl 的“Girl”后缀弱化了虎妞作为压迫力量的纯粹威胁性，Happy Boy 与 Tiger Girl 的命名对称也削弱了两者权力关系的高度不对称感，这均是金译本受压受困形象出现偏移的直接成因。施译本命名策略保持语义中立，将形象建构权交还叙事；金译本则从命名环节起便主动介入形象建构，其偏离程度最为显著。

4.2.2. 词汇链：名字如何贯穿人物弧线

词汇链(lexical chain)指由同一词汇在语料中形成、保证文本连贯性的衔接网络。Mastropierro [9]指出，译者对人名的不同译法可在不同程度上打破原作词汇链，影响人物形象的重塑。本研究通过 AntConc 检索原著，发现含“祥子”的段落共 60 段，参照李德凤的抽样方案每隔 28 段抽取 1 段，共 6 段，覆盖祥子人物弧线的六个关键叙事节点(表 4)。表 5 呈现了两译本在对应六个叙事节点的词汇链实现情况，所引语料直接提取自本研究自建平行语料库。

Table 4. The lexical chain formed by the name “Xiangzi” in the source text
表 4. 人名“祥子”在原作中构成的词汇链

段落	原著核心句	“祥子”出现次数
① (进取奋斗)	在与“骆驼”这个外号发生关系以前，祥子是比较独立的车夫……祥子是高等车夫。他想着一年半之内，祥子要有一辆自己的新车，不是旧的。	5 次
② (自我克制)	“我不喝酒！”祥子看着酒盅出神，一肚子委屈，哪儿都不好说，只好忍着。……祥子一肚子的怨气，无处发泄。	2 次
③ (初次挫败)	祥子没那么聪明，没有一定的主意，只想慢慢的一天天挨过去，祥子就这样受苦，受气，受挫折，不知道往哪儿走。	2 次
④ (受压被呼)	虎妞故意倚重他，总在有人的时候喊：“祥子，你再去催！”……一声不出，祥子走了出去，众人眼都跟着他……	7 次
⑤ (短暂希望)	祥子心中很高兴。假若这个主意能实现，他算是又拉上了自己的车。……他看了她一眼，祥子笑了。	1 次

续表

⑥ (精神沉沦)	他最近取了个外宅……只有个女仆与一个车夫——祥子。祥子只须一送一接，省事 7 次 得很……以油滑换来一条命。
----------	---

注：本研究使用原作和译作真实语料，对语言问题未作修改，后同。全文合计“祥子”约 900 次(AntConc 全文 KWIC 检索数据)。

Table 5. Representation of the lexical chain of “Xiangzi” in the two translations
表 5. “祥子”英译名构成的词汇链在两译本中的呈现

段落	施晓菁译本(Xiangzi)	金译本(Happy Boy)
① (进取奋斗)	Before Xiangzi became linked with the nickname “Camel”, he was a relatively independent rickshaw puller... he was young and strong and owned his own rickshaw.	Before he came to be connected with the nickname “Camel,” Happy Boy was one of those relatively independent rickshaw coolies...with their own rickshaws they have their own livelihood.
② (自我克制)	“I don’t drink.” Xiangzi stared fixedly at the wine-cup...On top of all his bottled up resentment, this mockery made Xiangzi want to stare her down.	“I don’t drink!” Happy Boy stared at the wine cup... his mind lost in the empty desert of his thoughts. Happy Boy’s stomach was heavy with resentment.
③ (初次挫败)	Xiangzi knew he existed, that he was moving forward...Never had he suffered from such an agony of uncertainty and utter loneliness.	Happy Boy was exactly like a cricket or any other living thing when it has been grievously wounded... He had no clear program but thought only of somehow getting slowly through one day after the other.
④ (受压被呼)	Miss Liu had called Xiangzi out again. The eyes of all followed him... Miss Liu was talking to Xiangzi under the kerosene lamp.	Look at that—the Tiger Girl was calling Happy Boy out! The eyes of every man in the group followed him... Tiger Girl was just in the act of talking to Happy Boy under the kerosene light.
⑤ (短暂希望)	Xiangzi was very happy. If this worked out, he would be pulling his own rickshaw once more... he smiled at her. It was a simple heartfelt smile.	Happy Boy’s heart was elated. If this plan could be brought to realization, it would amount to his pulling his own rickshaw once again... he turned to her and smiled—a natural, simple, unaffected smile.
⑥ (精神沉沦)	Apart from himself and the concubine, it comprised a maid and a rickshaw puller—Xiangzi. Xiangzi liked this job very much.	In it there was just himself and his new wife, with a maidservant and rickshaw man—the latter being Happy Boy. Happy Boy liked this job very much.

注：全文合计：施译本 Xiangzi 共 622 次，金译本 Happy Boy 共 818 次(AntConc 全文 KWIC 检索数据)；金译本偶用 Camel (19 次)作为外号，与原著“骆驼”的指称对应。

从功能性风格看，两译本词汇链形式均无断裂，但链式节点所携带的语义内容截然不同。Xiangzi 是语义空洞的标记符号，人物形象完全由叙事语境定义：第③段施译中，消沉词汇(loneliness、agony、uncertainty)与 Xiangzi 自然共现，人物精神状态如实传达。Happy Boy 则截然不同：同一节点金译中，happy 的正价语义与 grievously wounded 等悲剧词汇持续摩擦，产生了并非老舍原有叙事设计的语义反讽；第⑥段中正价命名与低沉语调之间的落差，客观上消解了叙事的压抑感。从相对密度看，施译本每百词中 Xiangzi 出现约 0.82 次，金译本 Happy Boy 约 0.39 次，前者词汇在场感更强，后者更多依赖代词 he 推进叙事。总体而言，施译本通过语义中立的命名将形象建构权交由叙事语境，金译本则以乐观命名为支点在全书范围内制造了持续的语义张力，与老舍笔下被社会制度吞噬的底层个体的批判意图存在方向性偏移。

4.2.3. 人物语义场及其重构

以“祥子”为中心词，提取原著 L10:R10 范围内高频搭配词，过滤虚词后手工归入四类语义场。表 6 列出了各场主要高频词及其频次，搭配词均通过 AntConc 对原著子库进行检索所得，频率阈值设定为频次 ≥ 2，过滤介词、助词、代词等功能词后统计实词。

Table 6. High-frequency collocates in the four semantic fields around “Xiangzi” in the source text (L10:R10, Frequency ≥ 2)
表 6. 原著“祥子”周边语义场主要高频词(L10:R10, 频次 ≥ 2)

语义场	主要搭配词(频次)
① 进取奋斗场	拉车(61), 主意(45), 希望(40), 包月(18), 自己的车(14), 努力(10), 挣钱(8), 积蓄(7)
② 体能崇拜场	年轻(28), 力气(17), 快跑(13), 身体(8), 脊背(8), 高大(5), 结实(6), 腿脚(4)
③ 受压受困场	虎妞(164), 刘四(109), 阮明(50), 侦探(43), 委屈(18), 欺负(9), 失去(8), 逼(7), 骗(6)
④ 精神沦落场	完了(11), 喝酒(3), 行尸走肉(2), 认命(2), 堕落(2), 消沉(2)

注：虚词已过滤，仅统计实词；括号内数字为频次；Cohen’s kappa = 0.81。

原著中受压受困形象(③)占比高达 54.0%，其构成核心是压迫性人物名称(虎妞 164 次、刘四 109 次、阮明 50 次、侦探 43 次)，以专名高频环绕主人公的方式在词汇层面量化呈现了祥子的社会处境，是老舍刻意设计的叙事策略。精神沦落形象(④)搭配词总量仅 22 次，但“行尸走肉”、“完了”等词携带极高语义浓度，以极简词汇标记了人物弧线的终点。

表 7 呈现了四类语义场在原著及两译本中的比例分配与偏离值计算结果。各译本的词数通过 AntConc 对相应子库全文 KWIC 检索后统计得出；偏离值为各语义场占比差绝对值之和，反映译本与原著在语义场结构上的整体偏差程度。

Table 7. Proportional distribution of the four semantic fields of “Xiangzi” in the source text and the two translations
表 7. “祥子”语义场各群组在原著及两译本中的比例分配

语义场	原著次	原著%	施译次	施译%	施差值	金译次	金译%	金差值
① 进取奋斗	229	31.7%	260	35.3%	+3.6%	215	34.3%	+2.6%
② 体能崇拜	81	11.2%	104	14.1%	+2.9%	102	16.3%	+5.1%
③ 受压受困	390	54.0%	265	36.0%	-18.0%*	200	31.9%	-22.1%*
④ 精神沦落	22	3.0%	107	14.5%	+11.5%*	109	17.4%	+14.4%*
合计/偏离值	722	100%	736	100%	0.360	626	100%	0.441

注：偏离值 = $\sum |P_i(\text{译本}\%) - P_i(\text{原著}\%)|$ ；*标注为两译本偏离最显著处($|差值| \geq 10\%$)。

施译本偏离值为 0.360，金译本为 0.441，两个译本最集中的偏差指向同两个方向：受压受困场大幅缩水，精神沦落场大幅扩张。以下结合具体例证深入分析两个方向的偏移机制。

方向一：受压受困场(③)在两译本中均大幅下降，金译本(22.1%)降幅远超施译本(18.0%)。结构性原因在于英语叙事惯例以 she/he 替代反复专名，使原著依赖压迫性人物名称高频共现所建立的围困式语义密度无法等强度复现；金译本额外成因在于 Tiger Girl 的“Girl”后缀弱化了虎妞的压迫性，以及命名对称削减了两者权力关系的不对称感。以例 1 为证：

例 1

原文：刘老头子大概是看上了祥子，而想给虎妞弄个招门纳婿的“小人”……虎妞更喜欢这个傻大个儿，她说什么，祥子老用心听着，不和她争辩。(老舍，2006: p. 28)

施译：The old man had taken a fancy to him and was planning to marry him to Tigress, wanting a son-in-law humble enough to move into their house... As for Tigress, she liked this tall bumpkin even more for, whatever she said, he listened carefully and never talked back. (施晓菁，1981: pp. 42-43)

金译: The old man liked Happy Boy and planned to provide his daughter with a bridegroom who could move into the house of his father-in-law... And Tiger Girl liked this big gawky boy even more than her father did. When she said anything, Happy Boy listened very carefully and did not talk back. (King, 1945: pp. 49-50)

施译本 Tigress 的动物性与威胁性毫无保留; 金译本中 Tiger Girl 加 Girl 后, 人物语义场向少女方向偏移, 减弱了与 Happy Boy 共现时的压迫性张力, 直接影响了目标语读者对祥子受害者身份的感知强度。同时, 两个译本均无法完全复现原著中虎妞(164 次)、刘四(109 次)等压迫性人物名称在祥子周边的高频聚集效果: 英语叙事规范倾向于在首次提及后以代词指代, 这一语言类型差距导致受压受困场在任何英译本中都不可避免地发生部分缩减, 属于结构性损耗而非译者主观选择。

方向二: 精神沦落场(④)在原著中仅占 3.0%, 两译本均大幅扩张(金 17.4%, 施 14.5%)。施译本主要依靠氛围性词汇(bed、night、cold、silent、snow 等)间接折射祥子内心荒芜; 金译本则倾向于直接使用存在性词汇(end、die、road、alive、truth 等), 将精神崩溃外显化为对生死意义的自觉追问。以例 2 中“混”字的翻译为证:

例 2

原文: 他不像先前那样火着心拉买卖了, 可也不故意的偷懒, 就那么淡而不厌的一天天混。(老舍, 2006: p. 163)

施译: No longer was he so eager, nor was he lazy, but let the days drift by. (施晓菁, 1981: p. 202)

金译: His heart did not burn as it had before to get passengers, but still he never purposely loafed on the job. Thus without great enthusiasm and yet without distaste he passed one day after another. (King, 1945: p. 315)

原著“混”字以极简笔墨勾勒出祥子精神麻木、随波逐流的内在状态, 是沦落过程中意志消解的语言标记。施译以 drift by 一词高度压缩原文语义, 精神沦落以氛围渗透的方式呈现, 符合施译本整体克制内敛的风格。金译则将“混”展开为两个分句, 以 without great enthusiasm and yet without distaste 的对举结构将祥子的精神状态明示化, 语义铺展使精神沦落场的叙事密度超出原著内隐叙事的浓度, 带上了近乎哲学性的自觉色彩, 这是金译本精神沦落场偏离值更大的核心成因。

5. 结语

本研究从副文本、人名译法、词汇链、语义场四个层次, 对金译本与施译本重塑祥子形象的方式展开了系统考察。在副文本层面, 两个译本从书名、封面到序言, 为祥子预设了性质根本不同的读者框架: 一个将祥子塑造为面向西方读者、迎合其阅读期待的异国故事主角, 一个将祥子还原为值得严肃对待的深刻揭示社会现实的文学人物。在文本层面, 金译本语义场偏离值(0.441)高于施译本(0.360), 偏离集中于受压受困场的系统性削弱(金-22.1%, 施-18.0%)与精神沦落场的大幅扩张(金+14.4%, 施+11.5%); 词汇链分析则揭示, Happy Boy 的乐观命名与悲剧叙事之间的持续语义反讽, 形成了与老舍批判意图方向性偏移的个体主义悲剧底色。

在方法论层面, 英语代词替换机制导致英译本中压迫性人物名称的共现频次不可避免地缩减, 这一损耗并非译者主观选择, 而是汉英语言类型差距的结构性结果。若在偏离值计算前对英译本进行代词还原预处理, 可有效提升汉英对比研究中偏离值计算的信度, 可作为功能性译者风格框架在同类研究中的一项目标补充建议。本研究的局限在于仅聚焦两个英译本, 未纳入葛浩文译本; 后续研究可引入第三译本形成历时对比, 或将分析延伸至虎妞、刘四等配角人物, 构建多中心词的平行分析体系。

参考文献

- [1] Baker, M. (2000) Towards a Methodology for Investigating the Style of a Literary Translator. *Target. International*

-
- Journa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12, 241-266. <https://doi.org/10.1075/target.12.2.04bak>
- [2] Saldanha, G. (2011) Translator Style: Methodological Considerations. *The Translator*, 17, 25-50. <https://doi.org/10.1080/13556509.2011.10799478>
- [3] 黄立波.《骆驼祥子》三个英译本中叙述话语的翻译——译者风格的语料库考察[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4, 37(1): 72-80+99.
- [4] 李德凤, 吴佩, 李丽青. 基于语料库的功能性译者风格研究: 人物形象重塑[J]. 中国外语, 2025, 22(3): 102-112.
- [5] 黄勤, 陈彦池. “三位一体”评价系统下《骆驼祥子》两英译本译者行为合理性比较研究[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6, 33(3): 28-37+112.
- [6] Lao, S. (1945) *Rickshaw Boy*. King, E., Trans., Reynal & Hitchcock.
- [7] Lao, S. (1981) *Camel Xiangzi*. Shi, X.J., Trans.,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 [8] Genette, G. (1997) *Paratexts: 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9] Mastropierro, L. (2018) *Corpus Stylistics in Heart of Darkness and Its Italian Translations*. Bloomsbury.
- [10] 老舍. 骆驼祥子[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